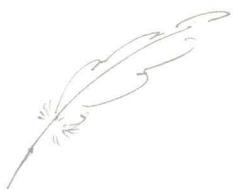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主编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著

门德尔松与莱辛

Einleitungen zu Moses Mendelssohn

卢白羽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门德尔松与莱辛

Einleitungen zu Moses Mendelssohn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卢白羽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德尔松与莱辛/(美)施特劳斯著;卢白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7053-7

I . ①门… II . ①施… ②卢… III. ①宗教哲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1637 号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Einleitungen zu Moses Mendelssohn i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2: Philosophie und Gesetz-Früh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Meier* published by J.B.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Germany.
Copyright © 199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4658 号

门德尔松与莱辛

著 者 [美]列奥·施特劳斯

译 者 卢白羽

责任编辑 孙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 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 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 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

2 门德尔松与莱辛

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中译本说明

Heinrich Meier 编德文版施特劳斯文集卷二《哲学与律法—早期文稿》(Leo Strauss, *Philosophie und Gesetz – Frühe Schriften*, Stuttgart 1997)除收入《哲学与律法》和博士论文外,还收入了若干早期文稿,篇幅颇大,含索引共 635 页。《哲学与律法》和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已经安排单行,早期文稿中涉及犹太教哲学的篇目,已悉数收入《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华夏出版社 2010)。本书收入余下的七篇早期文稿和十一则“门德尔松篇目提要”,篇目顺序仍按德文版(方括号中的数字为德文版页码)。本编者为中译本拟定的“门德尔松与莱辛”这个书名,依托的是“门德尔松篇目提要”,因为这一部分在本编中篇幅最长(近一百七十页)。

施特劳斯并没有写过一本名为“门德尔松与莱辛”的专著——尽管如此,本编采用这个书名仍然有充分理由。首先,这个书名的文本依据是施特劳斯为门德尔松的十一篇文章写的提要(德文编者定名为“门德尔松[篇目]提要”。三十年代初,年轻的施特劳斯应邀承担了《门德尔松全集》[纪念版]第二卷的编辑工作。按德国学界的规矩,全集版必须附有编者写的“成文史”描述、“内容和结构”乃至“影响史”等说明文字。十一则提要中直接涉及门德尔松与莱辛关系的有四篇,仅最后两篇有详细的成文史描述和内容分析(其中一篇长达八十一页),其他各篇都比较简略——从篇幅而非篇章数目来看,门德尔松与莱辛这个题目占全部提要三分之二篇幅。

犹太人门德尔松(1729 – 1785)是位奇才,家境贫寒,没条件上大学,全靠私下求教成才,十三岁就开始读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这样的天书。门德尔松的父亲本指望儿子长大后做个拉比,让门德

2 门德尔松与莱辛

尔松从小跟从一位高级拉比习《塔木德》，长大后的门德尔松却醉心于当时的新派形而上学，后来又醉心于更为新派的法国启蒙哲人（参见刘新利为门德尔松的《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利与犹太教》[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写的中译本导言）。莱辛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与门德尔松同年生，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两人却在启蒙思想的风潮中结为挚友，终生不渝——只有在哲人之间，才可能建立起这种超越宗教信仰的友谊。据两人的共同朋友雅各比（F. H. Jakobi）后来说，在所有朋友当中，莱辛最珍惜与门德尔松的友谊。自结识以后，这两位年轻朋友从未间断就一些重大的哲学—宗教问题展开友谊性质的论争，直到莱辛去世（1781）。然而，尽管这些论争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却极少有学者关注。反过来看，施特劳斯对这些论争的辨析（起始于三十年代，直到临逝前才写完）堪称思想史研究的一笔珍贵遗产——这是我们用“门德尔松与莱辛”作为书名的第二个理由。

门德尔松是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犹太哲人，施特劳斯对他特别关注，正如施特劳斯关注中古时期的犹太大哲迈蒙尼德和现代的犹太大哲柯亨。为写门德尔松著作篇目提要，施特劳斯广泛阅读莱辛的著作，意外地发现，作为基督徒学者、作家、哲人，莱辛是个柏拉图传人——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施特劳斯已经提到，“莱辛是历史上最深刻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异常罕见地集学术、审美趣味和哲学于一身。莱辛确信，有些真理不应、也不能宣示出来”。后来，施特劳斯对莱辛多次表达了哲学意义上的感激之情，并向自己的学生推荐莱辛——这是我们用“门德尔松与莱辛”作为书名的第三个理由。

七篇早期文稿中有五篇已经译成英文，本编采纳了英译本的全部译者按语和注释。承蒙张缨博士校阅全稿，谨致谢忱。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10 年 10 月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早期文稿	
评奥托《神圣》(1923)	2
社会学的史学? (1924)	7
评列夫科维茨《当代宗教思想家》(1924)	14
论与欧洲学术的讨论(1924)	16
纵览主义(1929)	28
评艾宾浩斯《论形而上学的进步》(1931)	39
当代思想状况(1932)	42
门德尔松篇目题要(1931 – 1937)	
蒲伯,一个形而上学家!	66
致莱比锡莱辛硕士先生的公开信	72
迈蒙尼德《逻辑术语》注疏	76
论自明	77
斐多	86
论人类灵魂的无形	107
论德·吕克先生一文	112
灵魂	114
上帝的事业或获救的天意	116
“晨时”和“致莱辛的友人”	131

2 门德尔松与莱辛

一、成文史	131
二、内容分析	177
追忆莱辛	213
索引	215

早期文稿

评奥托《神圣》

(1923)

[307]在青年犹太复国运动里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我们的青年学生在某份我们的杂志里，把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理论立即运用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却并不在意如此运用是否妥当。由于这一现象首先是由于情深意切且又不加反思，所以显得有些古怪好笑，不过它的背景却发人深省：这一现象其实最终反映的是德国犹太教的思想状况。所有德国犹太教神学家都把统领他们周围的德国语境的——因而也统领着他们自己的——各种价值和观察视角都渗透^①到评价和观察犹太事务上面，不是吗？不管这种渗透从根本上与其正当性的关系如何——这一正当性问题^②可以说标志着我们思想状况^③的主要问题——有两种情况似乎使甚至最具怀疑精神的头脑亦无从质疑。一种情况是，某位犹太教意识形态的代表人（Ideologe des Judentums）自身具有独创性，参与塑造了德国思想界。比如，通过他，犹太教力量作为文化因素（Bildungselement）被接受进德国世界。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将两个民族

① 原文为 hineintragen，字面意思是“将某物从一个领域运送到另一个领域”。[译按]英译本译为 transfer。本文注释凡未加说明者，均出自 Michael Zank 编译《施特劳斯早期文稿》(Leo Strauss: *The Early Writings, 1921 – 1932*,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2)。

② 原文为 Rechtsfrage，是 quaestio iuris 的德文形式。

③ 原文为 geistige Situation。德文的 geistig 有思想(mind)和心灵(spirit)两层含义。

的智慧(Geistigkeit)变得更加相似,^①是发生在将德国的观察视角渗透进犹太教题材里之前。只有自己搭桥的人,才能真正判断两岸的情况、沟壑的深广以及跨越的难度(而不是那些因桥而牟利的人)。柯亨(Hermann Cohen)的作品便是这类情况最让人钦佩的例子。——第二种情况也同样让人叹为观止:德国思想自己就偏向犹太教观点,并激发出犹太教观点自身的活力,[308]尤其当犹太民族自身命运多劫而使得这些观点的作用受到局限或是遏制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出现在例如新教学术界的旧约研究里。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弄清了预言出现的真实背景。第二种情况也出现在尼采的文化批判里。它竭力向下挖掘出犹太精神以及古希腊—欧洲精神这些前“基督教”思想的深度。最后,第二种情况也出现在奥托(Rudolf Otto)的神学研究里。^②本文将简略显明这层关系。关键所在乃是奥托为神学的历史的定位(因而也为他自己的神学研究在思想史中的定位)而打算采用的观察视角。我们必须要问,这一视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运用到犹太教研究中去。回答是:如果说以前的神学——对我们来说,其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西班牙时代的“属性说”(Attributenlehre)——的任务是帮助宗教中的“理性”要素突破原始的非理性要素,那么,在过于充分地完成这一任务之后,现在神学的职责则完全相反,即要从理性的领域走出来,通过谨慎地、在学术上无可指摘地突出非理性,推进建设一个实事求是的体系。之前,在一个充满了宗教非理性的世界里,正需要通过神学来承认理性,那么现在神学的责任便是,在一个由理性(Ratio)统治的思想现状下,通过理论意识(theoretis-

^① 在这里,施特劳斯使用了“同化”(assimilation)字面意思的德语同义词Anähnlichung。因为他想从一个价值中立的视角来描述同化的现象,所以希望避免“同化”这一术语引起的负面联想。

^② [原注]《神圣——关于神性概念中的非理性及其与理性的关系》(*Das Heilige. Über das Irrationale in der Idee des Göttliche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m Rationalen*),第九版,Breslau,1922。

4 门德尔松与莱辛

ches Bewußtsein)这一媒介,让“神性概念中的非理性”在这个时代焕发活力。以前的神学在一个宗教上封闭的穹窿下进行思辨——新神学则或在自由的天空下,并用自己的力量协助建设着穹窿。那时的首要事实(die erste Tatsache)是上帝——今天则是:世界、人、宗教体验。

如果给神学设定这样的任务,就能承认属性说关切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而并不需要将属性说视为一种已经完结的学说。奥托运用的范畴,使得整个属性说能被安置进新神学这个较大的背景关联里。我们不由得产生这一想法:败坏属性说名声的做法大行其道的原因,根本不是“属性”这一概念本身,[309]而是诸如全能、全善等属性已变成陈词滥调。人们通常援引“体验之活力与充盈”来与“属性”的空洞针锋相对。奥托的研究表明,没有必要为了从理论上把握住宗教生活的客观(Das Gegenständliche)而抛弃用坦诚而又直率的目光注视宗教对象。对象本身也要区分出它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宗教对象的非理性乃是理性谓项(Prädikat)、“属性”的“载体”、实质(Substanz)。宗教所说的非理性并不在主体的深处,而恰恰是在客体的深处。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浪漫派的“宗教哲学”。这里([译按]非理性)一方面确保了与圣经传统以及我们礼仪传统的接榫,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我们神学的传统。神学传统教导我们一个犹太神学家应持的普遍立场,并且提供给我们对理性“属性”进行分析后的结果。——圣经传统与我们的礼仪传统则供给我们宗教对象的本质在“人类语言”中能找到的最完美表达。因此,奥托的重要范畴不少是取自旧约和犹太礼仪文献,恐怕绝非偶然。^①

① [原注]参看 Jom Kippur(《祷告书》[Gebete]),页 37 及下页。Melek El-jon(《至高的王》),奥托译,页 238 及以下。[英译注]《神圣》相关重要段落请参看 John W. Harvey 翻译的英译本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Idea of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的页 70 和 190。这一版本所依据的底本为 1922 年的第九版。施特劳斯引用的也是这一版本。

与此同时也必须提到，奥托间或强烈地强调宗教与神学之间的对立，并且站在宗教的一边反对神学。他要在宗教视野下确立神学的次要地位，这样强调也有道理。此外，这种强调对我们并没有约束力，因为正如他的引用证明，奥托受到路德宗观点非常强烈的影响。而我们犹太人应该绝不会有这种新教特有的主观主义。因此，这对我们并没有决定意义。

无论如何仍然有可能把《神圣》视为“宗教哲学”类作品。而奥托的分析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宗教哲学的地方则在于，他自己直接致力于研究宗教意识本身，且并不进行自然论的解释或者对这种宗教意识进行超验的“建构”。

奥托作品的高度意义在于，它并不[310]主要或者仅仅通过诉诸“体验”的非理性来削弱宗教里的理性要素，而是将宗教对象的超验(Transzendenz)作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点。不管人们多么有理由对属性说的思想产生疑虑——然而单凭一个情况，这类型的神学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好感，即它提出的任务已经在原则上让主观主义不可能。仅仅因为必须能从一开始就将上帝的超验性这一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人们就应该像要求属性说那样要求神学，虽然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属性说付诸实践。“超验”在宗教关联下获得了对意义更深的理解。这个更深的理解就算不是奥托研究的意图，也是其研究的结果。超验性获得了以下独特性：

1. (超验性)作为上帝的超然于体验的彼岸性质(*Erlebens - Jenseitigkeit Gottes*)，即上帝相对于宗教的优先权。如果上帝是一个自在的存在者(*ein an sich seiender Wesen*)，他可以被人类体验到，却独立于人类的体验，如果我们关于这个存在者的知识得自《托拉》和预言里的启示，那么在理论上呈现这些已知的东西从原则上来讲是可能的，可这却意味着：神学。尽管神学确实表达出了朴素和清楚的虔诚。

2. (超验性)作为上帝的超然于生活(*Lebens -*)的彼岸性质。

6 门德尔松与莱辛

《以赛亚书》第6章^①已经表明,这一性质会在人的“造物感”、在“自身尘世的、尘土的以及虚无的存在”感里,也会在或者说恰恰在民众(Volk)的这种存在感里被体验到。这一性质等同于“神的震怒”这一非常不自然的特征,也同样等同于“神圣”作为“既畏惧且神往(numinos)的意义”。

3. (超验性)作为上帝的超然于理念(*Ideen-*)的彼岸性质。在第二点里提到的最后一个定义可能会诱导[人]将上帝“理想化”。指出上帝的“活力充沛”与“生机盎然”的特征则能消灭这个危险。

^① 神在圣殿里显现,让先知意识到自己以及人的不洁。“自身尘世的、尘土的以及虚无的存在”(eigene Erde –, Asche – und Nichtsein)并不是直接引用《圣经》,而是基于《创世记》3:19,《创世记》18:27,《约伯记》34:15,《约伯记》42:6,《传道书》3:20及其他类似段落的语句。

社会学的史学?^①

(1924)

每位作家自己在作品中明确承认的标准，都会首先被拿来衡量他本人。如果向这位作家证明他并没有达到自己追求的东西，那真是对他最到位的清算。

杜布诺夫 (Dubnow)^②的历史研究追求的认知理想，便是“客观”。客观这个词可以作多种解。比如说，可以指：不下带情感的判

① 这篇书评发表在《犹太人月刊》(Der Jude; Eine Monatsschrift, Berlin)8号, no. 3 (1924年3月刊)。以下为月刊编辑 Ernst Simon 的按语：

S. M. Dubnow, 《犹太民族当代史》(Die neueste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三卷本, 柏林 1923。在刊登了 Josef Meisl 撰写的好评 (1923 年 10/11 号) 之后, 我们也登载这样猛烈的批判, 并不希望结束这样一场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讨论。其实, 我们当然更鼓励新的不同见解。

Josef(或 Joseph) Meisl 是《犹太人月刊》的固定撰稿人。他的书评对《犹太民族当代史》更有好感, 与施特劳斯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Meisl 先是为德文版《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 继而为英文版《犹太百科全书》(Cecil Roth 主编, Keter 出版社, 耶路撒冷)撰稿, 后又成为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民族历史中心档案馆(Central Archiv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主管。Meisl 也撰写了《犹太百科全书》Simon Dubnow 词条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 H. H. Ben Sasson 撰写)。[译按]本文注释凡未加说明者, 均出自 Michael Zank 编译《施特劳斯早期文稿》。

② 杜布诺夫 (Simon Dubnow), 生于俄国, 自学成才。历史学家、记者。他关于犹太人政治自治以及要在各文化中心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主张(转下页)

8 门德尔松与莱辛

断,冷静评估双方——每件事都会有双方,1881 至 1914 这段时间的犹太史也是如此;在评判历史事实的时候避免每种教条主义;即便对某些事实采取充满信赖且严肃 (*gutgläubiges Ernstnehmen*) 的态度在策略上适合作者所处的那个党派的政治立场,也要对那些事实进行批判的,也许是持怀疑态度的判断。随意无序地列举出“客观”的这几项标准,倒是适合用在那些被杜布诺夫的史学著作称之为“主观”的各种最引人注目的形式身上。

且从上述最后一点说起。比如说,在热情洋溢地描述英国反抗沙俄屠犹的抵抗运动里,我就没有看到作者对这场运动的国际政治背景作出坦率评估。除了英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为少数派而战的动机是纯道德的之外,那些在政治上不利于他们的事,他们在政治上也毫无作为——在我看来,既然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描述现实,他就应该用浓墨点出这个环节。若是哪位政治家 [334] 想要利用描述的这段史实来向俄国政府施加压力,他根本不需要认识到这段史实的局限性——只取它可资利用的波澜壮阔就够了,谁管它背后的动机呢。

另举一个内政的例子:为了对抗赫尔茨 (Theodor Herzl) 针对德意志皇帝的政治运作而说到“哈斯蒙尼 (Hasmonäer) ^① 后裔与十字

(接上页)跟同化思想及犹太复国运动都格格不入。他的《犹太民族当代史》(*Neneste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三卷本,1920 – 23) 同时用俄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出版。著名的十卷本《犹太民族世界史》(*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柏林,犹太出版社,1925 – 29) 将《当代史》编辑后纳入第八卷(《当代史》第二版第二卷,1928) 和第九卷(没有参阅前一版,1929 年出版)。关于杜布诺夫的史学观,参看《世界史》,卷一,页 v – vi, xiii – xxii, 也可参阅卷九页 5 – 7。

① [译按] 哈斯蒙尼是古犹太统治阶层的名字。公元前 165 年马加比起义后,哈斯蒙尼族在今巴勒斯坦的地区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哈斯蒙尼国王是统治者兼大祭司。他们建立起一个严格以宗教为目的的祭司—国王体制。公元前 63 年,由于罗马将军庞贝的侵略,哈斯蒙尼国丧失独立性,成为罗马共和国附属国。庞贝的新政策导致哈斯蒙尼族只有大祭司的宗教职责。哈斯蒙尼王朝在公元前 37 年最终丧失了权力,大希律王成为国王。公元 6 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将王国改成犹太行省,哈斯蒙尼王朝最终丧失了主权。